

李维武 著

知识分子应立足于社会之上，立足于自己的知识之上，人格之上，以左右政治，而再不由政治权力来左右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知识。



徐复观

Xu Fuguan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徐复观

李维武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SK16N10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复观/李维武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7645-4

I. ①徐… II. ①李… III. ①徐复观(1903—1982)—传记 IV.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0833号

徐复观 XU FUGUAN

李维武 著

责任编辑 王奉文
特邀编辑 宋亚杰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7645-4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来新国 王文成

编委会主任：郭齐勇 周晓亮

编 委：来新国 陈知涯 张 彧 尹格韬 沈 众

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

乌 琛

目 录

第1章 鄂东农村的儿子 / 001

20世纪初的鄂东之地 / 001

徐复观的农村记忆 / 003

鄂东文化的深刻影响 / 008

第2章 从书生到军人 / 012

新旧并进的启蒙教育 / 012

从浠水到武昌 / 013

投入时代的激流 / 017

从娘子关到延安 / 021

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 / 025

第3章 生命的转折 / 027

熊十力“起死回生的一骂” / 027

从《学原》到《民主评论》 / 031

执教大学 / 034

台港地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形成 / 037

第4章 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思路 / 040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 040

中西文化的不同开端 / 042

中西文化的不同自觉 / 043

中西文化的不同层级 / 045

中国文化的成就、局限与转进 / 047

第5章 消解形而上学的心学路向 / 050

“心的文化” / 051

“形而中者谓之心” / 054

消解形而上学 / 055

现代新儒学的自我批判 / 058

第6章 中国道德精神的阐扬 / 066

“忧患意识”：中国道德精神的建立 / 066

“为己之学”：中国道德精神的展开 / 069

中国道德精神的现代意义 / 077

第7章 中国艺术精神的疏释 / 081

庄子与中国艺术精神 / 082

由思的世界到画的世界 / 087

中国画的现代意义 / 092

第8章 中国史学精神的解读 / 096

“哲学家的语言”与“史学家的语言” / 096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史学精神的成立 / 099

史学与史学家 / 104

第9章 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 / 109

“现代文化的性格” / 110

“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分裂 / 111

“不思不想的时代” / 114

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 118

第10章 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 121

对国民党失败的反省 / 121

《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 / 125

支持内地的改革开放 / 129

一颗伟大的中国心 / 132

第11章 生命的最后历程 / 136

移居香港 / 136

心系故乡 / 138

生命的余光 / 140

融入故乡的泥土地 / 144

附录

年谱 / 147

主要著作 / 149

后记 / 152

第 1 章

鄂东农村的儿子

1903年1月31日，徐复观出生于湖北浠水一个偏僻山村的贫苦农家。在以后八十多年的人生岁月中，这个鄂东农村的儿子，经历了曲折的生命历程，由故乡的泥土地逐渐登上了中国思想舞台，成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爱国学者，成为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然而，他生命的根始终没有离开故乡的泥土地，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来自鄂东农村的儿子，最后又回归到这片土地上，与故乡的泥土地永远地融为了一体。

20世纪初的鄂东之地

自鸦片战争后，长江流域被直接卷入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现代化浪潮，以上海开埠为起点，溯江而上，逐渐展开。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主持与推动下，湖北成为中国内陆地区现代化发展最快的省份。当时湖北的现代化运动，主要是以武汉为中心而展开的。在武汉，集中了张之洞所创办的湖北近代的工业、学校及新式军队。这也促成了新思想在武汉广泛传播，并最终造成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但以武汉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包括辛亥革命这样重大剧烈的历史变局，都没有对湖北广大农村的原有结构和秩序造成很大的冲击，湖北广大农村并没有发生深刻的实质性变化。真正造成湖北农村大变动的因素，是1926年北伐军进入湖北后，革命向农村的深入以及接下来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当然，即使是革命战争，要彻底改变这种传统的结构和秩序也是十分困难的。对此，《湖北省志》农业卷有过说明：“民国时期，湖北省农业生产仍以手工操作和畜力农具为主，耕作靠犁、耙、锄、铧，排灌靠牛车、脚车、手车，打落靠石碓、连枷等。……尽管战争频繁，灾荒遍野，社会极其动荡，但是湖北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并未改变。”

湖北现代化进程的这种不平衡性，使得20世纪初一大批来自湖北农村的知识分子具有了双重的文化性格。一方面，由于农村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动，在农村原有的结构和秩序里，仍然保存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他们深受熏陶感染，对中国传统文化总有一种亲切感、认同感；另一方面，以武汉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又使他们看到了代表现代化的西方近现代文化，促使他们离开农村来到武汉，在现代化大城市中接受新式学校的教育，接受西方新知识、新思想的洗礼，有了新的希望与追求，成为与中国传统读书人不相同的一代新的知识分子。这种双重的文化性格，使他们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保持着一种割不断的联系。

在这方面，鄂东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最具有典型性的。鄂东之地，是湖北境内长江流域的下游地区，东面与安徽、江西相接，西面紧连武汉及上通北京下至广州的铁路，北面是大别山脉，南面是幕阜山脉，长江从中贯穿而进入皖、赣两省。从今天的湖北省行政区划上看，鄂东地区包括了黄冈、鄂州、黄石

三市的全部与孝感、武汉、咸宁三市的大部。当年苏轼就在这里吟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绝唱。与富庶的江汉平原相比，鄂东之地是比较贫穷的，特别是山区更是如此。在 20 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现代化浪潮还没有来得及波及鄂东之地，在这一大片土地上仍然保存着传统农村的结构与秩序，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影响。但是与之相邻的武汉，却自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已经成为湖北现代化运动的中心。因此，对于鄂东农村知识分子来说，距离现代化并不那么遥远。他们很容易被吸引到现代化大城市中来，接受新知识，认识新事物，获得新思想，从而成为一种带有传统印记、带有泥土气息的新式人物。

在鄂东大地的丘陵与平川之间，源于大别山脉的巴河，碧水清澈，缓缓流淌，滋哺着这片鄂东的大地，最后汇入滔滔长江之中。20 世纪初，正是由于鄂东之地的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巴河两岸的古老土地获得了独特的灵气与空前的活力，孕育出一代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留下不朽业绩的风流人物。熊十力、闻一多、徐复观、殷海光……这些著名的学术人物，相继从巴河两岸走向中国和世界，走进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史。熊十力与殷海光是黄冈人，闻一多与徐复观是浠水人，黄冈、浠水两县以巴河为界，同属巴河流域。

徐复观的农村记忆

徐复观的故里凤形湾，是个远离县城、四周环山的乡村。整个湾子形同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十一二所土砖房就分布在张着的翅膀上。凤形湾是一片贫穷的土地，方圆二三十里的住

户，除了几家地主、少数富农外，多为一年不能吃饱几个月的穷苦农民。

徐复观的祖上，大约在元末明初时由江西迁至此地。徐家原是地主，在经历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开始没落，至徐复观父亲时，家境已相当贫寒。徐父兄弟二人，开始时并未分家，在一起过着传统农业社会的耕读生活。这种耕读传家的农村家庭，是鄂东传统农村社会的一大特色。在家中，徐父是长兄，得以读书，但连一个秀才也未考上，终生以乡间塾师为业。乡间塾师的收入微薄，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徐父除了教学童识字读书外，还于每天清晨早起捡拾猪粪牛粪，积蓄农田肥料。徐母生育子女五人，徐复观是老四，上有二姊一兄，下有一幼弟。徐母除了养育这一大群子女外，还要养猪、纺线，作为全家生活来源的补充。家里的一点水田旱地，则由叔父耕种。

这个勉强维持温饱的耕读之家，由于贫困而经常发生纷争。徐复观回忆说：“叔父只有夫妇两人，未生儿女。他一人种田，要养活我们兄弟姊妹‘这一窝子’，心里总有一股怨气；但他不向我父亲发作，总是向我母亲发作；常常辱骂不算，还有时动手来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叔父在堂屋的上边骂，母亲在堂屋的下边应，中间隔一个天井。一下子，叔父飞奔而来，揪住母亲的头发，痛毆一顿。母亲披着头发叫，我们一群小孩躲在大门角里哭。过了一会，才被人扯开。”从孩提时代起，徐复观就浸泡在这种贫困与纷争的纠结中，深切地感受着中国农村的贫穷困苦。

争吵终于导致了兄弟分家。分家又使得徐复观家更加贫苦。徐父是教书先生，拉不下面子像农民一样干田间农活。母亲与大姐裹着小脚，无力下地从事劳作。大哥才开始学耕种，尚拿不下全部农活。因此，分家所得的一点田地，还得要请半

工或月工耕种。种出的口粮，每年只能吃到过年的时候。一过了年，便要靠徐父教蒙馆挣来的一点学钱，四处托人情买米。用学钱买的粮食，只能够吃两个多月，要接上春季大麦成熟，尚差一月有余。大麦成熟后，正值插秧时节，还得把大麦糊给请来帮助插秧的雇工吃，更加剧了口粮紧张。大麦吃完后，接着吃小麦；小麦吃完后，要接上早稻成熟，中间又缺一个月左右的粮食。在这些缺粮的日子里，全靠徐母和大姐起早贪黑纺线，由大哥拿到离家八里的小镇去卖，用卖线得的钱买粮食糊口。徐复观说：“我还记得的一次，家里实在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了，姐姐又不肯向人乞贷，尤其是不愿借叔父的；她就拿镰刀跑到大麦田里，找快要成熟的，割了一抱抱回家，把堂屋的一张厚木桌子侧卧下来，用力将半黄的大麦穗一把一把地碰击到侧卧着的桌面上，把麦子碰击下来。她一面碰击，一面还和我们说着笑着。母亲等着做麦糊的早饭。”

母亲在贫困中的哭喊和大姐在艰辛中的说笑，给幼年徐复观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使他终生难忘。他后来写了《我的母亲》一文，深情怀念艰辛生活中支撑家庭、养育子女的母亲，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母亲的无限怀念，成为他的散文名篇。大半个世纪过去后，当暮年徐复观病重垂危即将辞世时，又好像听见了母亲当年哭喊的两句话：“给我点亮儿吧！给我条路吧！”

家境的贫困使徐复观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参加农业劳动。最初的劳动是砍柴和放牛。即使后来上学了，徐复观也没有离开农村的劳动生活。每逢放假回到家中，他总是要帮助家里干农活。砍柴、放牛、捡棉花、摘豆角等，都是徐复观在20岁以前于寒暑假中必做的“功课”。这种农村劳动生活，使他对农村和农民有着一种深切的感受。

在农村生活中，徐复观除了感受到生活的艰辛外，同时又感受到自然环境与人际关系的质朴之美。特别是以后经过与城市生活、官场生活的对比，他更珍惜和怀念鄂东农村的质朴之美。直至晚岁，他还怀念那些山峦、那片荒野，怀念当年那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深情地写道：“正面对着我们湾子的有一个像馒头样的山——‘鳊鱼脑’；‘鳊鱼脑’上面，便是拔出于群山之上的‘落梳峰’。大家都说曾有一位仙女坐在一块平阔的大石板上梳过头，却一个不小心，将梳子掉下；所以石板上到今还留有仙女的脚印和梳子的痕迹。这个峰，像一口大钟伏在地下，显得特别秀整。在我以放牛、打柴为生的幼年，这里是经常上下处所之一。”

徐复观还写过一篇题为《春蚕篇》的散文，用诗一般的语言，回忆村里姊妹们养蚕的情景，描绘了鄂东农村的那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与宁静。“我的故乡，不是蚕桑区域。但一到每年的蚕月，村里的姊妹们，都聚精会神的用小筐小篮，各人养着百把几十个蚕。从孵卵起，她们整天做的，说的，想的，都是为了各人所养的这一撮小动物。有时拿出来互相比，‘你看，我这个长得多么旺呀！’她们似乎觉得每一个蚕都是随着自己的希望、喜笑而生长。一直到蚕上了小小的架子，开始摇着头来吐丝，大家心里才感到轻松，但每天还要去看几次。一下子发现已经是亮晶晶的或黄或白的茧了，那种欢天喜地的情形，只有我们陪着帮过闲的小孩子们，到现在还可以在追忆中仿佛一二。茧摘下来以后，到底作了什么用场，我倒说不清楚。因为父母伯叔们，总是把这一个月分给姊妹们作私房（私人的存积），姊妹们可以随意处理，很少打算在家计之内。我们故乡的蚕，与其说是被姊妹们养大的，倒不如说是被她们欣赏大的，更为适当。所以在我心目中的蚕，这是几千

年，甚至是几万年，由中国女儿们的心，由中国女儿们的魂，所共同塑造成的最高艺术，是中国女儿们纯洁高贵的心与魂的具像化。没有参加过这一伟大民族艺术塑造工作的摩登女人们，我除了到化妆店里去了解你们以外，你们还能给我了解一些什么呢？壮年时代，我曾在浙江住过三年，这才是中国有名的蚕丝出产地。我曾看到绿荫似海的桑田，也曾看到高烟囱林立的缫丝工厂，又看到一些改良蚕桑的意见书，却没有看到蚕，更没有看到乡下养蚕的女儿们的实际活动。在我的脑子里，觉得江浙的蚕只是特产，只是经济，只是商场，只是工业，而不是艺术。女儿们纯洁高贵的心魂，早被商人的算盘，经济家的计划，污浊得一干二净；我不能回忆它，我不愿回忆它。在我脑子里的春蚕，永远只许它和‘女桑’‘香闺’绾带在一起的。”

鄂东农村生活，既留给了徐复观许多痛苦的往事，也留给了他许多美好的忆恋。这两者交织于一体，形成了他对鄂东农村的永久的乡土情结。这种切身的经历和体验，使徐复观认定：“我真正是大地的儿子，真正是从农村地平线下面长出来的。”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他走南闯北到过海内外的许多地方，可以说漂泊不定、四海为家，但却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这片贫瘠的土地所养育的儿子。正如他后来所说：“我的生命，不知怎样地，永远是和我那破落的湾子连在一起；返回到自己破落的湾子，才算稍稍弥补了自己生命的创痕。”这种对于农村之根的终生眷恋，成为徐复观学术思想最深刻的根源。他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认同，他对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批判，他对于祖国和故乡的真挚热爱，从根源上看，都可以从他那深扎于鄂东农村的生命之根上得到说明。

鄂东文化的深刻影响

鄂东之地，不仅以其前近代的农村生活，给徐复观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农村记忆，而且以其文化特点与文化传统，在性格上和思想上给徐复观投下了深刻的影响。

鄂东地区之人，多有一种坚硬的性格，具有独立的精神。进入 20 世纪后，由于鄂东之地的地理位置及湖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这一点尤为鲜明地体现出来。在这片土地上，经过时代风潮的吹动荡激，涌现出许多敢说敢当、慷慨悲歌之人。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中，就有三位是鄂东人：董必武是黄安人，陈潭秋和包惠僧是黄冈人。以后，革命的风暴曾席卷鄂东大地，从这里走出了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走出了两百多位共和国的将军，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和独立完成长征的红二十五军都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而来自鄂东之地的思想家和学者，如熊十力、闻一多、徐复观、殷海光等，也都倔强孤傲，风骨嶙峋，有见解，敢争论，不向有权势者低头折腰。闻一多、殷海光在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抗争中，都勇敢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熊十力在谈到故乡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性格时说：“楚士又好为一意孤行，不近标榜，蕲、黄尤甚。”蕲、黄两州，都属鄂东之地，巴河流域即地处黄州境内。徐复观曾比较过他自己与熊十力、殷海光的人生性格，揭示鄂东农村的贫苦生活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他说：“我和海光，虽然我是浠水，他是黄冈，但相距不过十里左右，中间隔着一条巴水。我们两人有若干相同的地方。首先是两人出身穷苦，幼年少年时代受到许多欺压，这便形成了精神分析学所指出的潜意识中的反抗

性，脾气都有些怪而且坏。与我家也相距约十公里，与海光家相距约三公里的熊十力先生的性格，也可以作此解释。”

鄂东之地在历史上有着心学的传统。早在隋唐之际，鄂东之地就成为中国禅宗的实际发祥地。禅宗在中国的传法世系，一般以菩提达摩为初祖，慧可为二祖，僧璨为三祖，道信为四祖，弘忍为五祖，慧能为六祖。相传僧璨曾在鄂东的浠水一带传法，但这毕竟缺乏足够的文献证明。有文献可考的是：道信生于鄂东的广济，在僧璨门下修习九年，后在鄂东的黄梅双峰山建正觉寺独立传道；弘忍生于与广济相邻的黄梅，自幼随道信修禅前后近三十年，后于距离双峰山不远的黄梅冯茂山独立传道，形成著名的东山法门。道信提出了自己的禅学思想，其核心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这些主张，强调佛性实在于每一个人的自身生命中，反对追求辽远的彼岸世界去获得成佛，而强调每一个人通过自我的修习与自心的觉悟即可成佛，鲜明地凸显出立足于人自身生命、自身实践的心学路向。与这种心学的路向相联系，道信又改变了自达摩以来禅师以乞食为生的传统，在正觉寺组织徒众一边修禅一边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自耕自种，自食其力，开创了禅农并重的修禅新风。这使得禅宗立足于人自身生命、自身实践的心学路向进一步向下落实，建立了同农业劳动与下层社会的天然联系。弘忍进一步发扬道信的禅学思想，主张：“众生佛性，本来清静，如云底日，但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云尽，慧日即现。”又主张：“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四仪”指行、住、坐、卧，“三业”指身、口、意，这些内容无非都是普通之人的普通之事，平平常常，实实在在，没有任何的神秘感与超验性于其中。这意味着修禅进一步世俗化、平民化、大众化，使成佛成